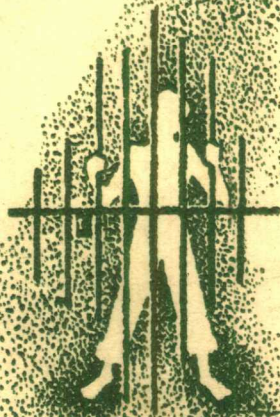


游击队之家

普·阿·杜尔 著



游 击 队 之 家

普·阿·杜尔 著

倪 志 漁 譯

朱 秉 义

涂 炳 立 校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八 年 · 北 京

Pramoedya Ananta Toer
KELUARGA GERILJA

根据 P. T. Pembangunan, Djakarta 1955年版译出。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3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1065 字数220,000 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2 2/3 插页4

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5500 册

定价(3)0.92元

統一書号: 10019•1065

定 价: 0.92 元

“必須把它炸掉。”

接着，被人叫做阿里的那人，几乎閉着眼睛說：

“必須炸掉，必須炸掉。”

門外沒有人在他講話，只有風的呼嘯聲。那是一股難以捉摸、絮絮叨叨，然而卻又頗為抒情的風，一股來勢不猛的斜風。

被叫做阿里的這個人，重新套上了他那支鋼筆，姿態有些滯緩，象是一位剛剛講完課的教授。他小心翼翼地將鋼筆放進皮筋克貼身的口袋裡，然後又細心地拿起他的手槍，將它端端正正地系在褲腰帶上。那支槍插在這個人腰裡，顯得有些異樣。阿里的呼吸是短促的，象說不了幾句話就要再三解釋的那種人一樣。賽義德却一直坐在那張破舊的木凳子上。他的兩肩寬闊、微彎，肩胛上面的頭影，映在糊牆的破報紙上，好似跳舞一樣在那里悠悠晃晃。報紙已經破爛成不象樣的碎片了，零零落落地掛在幾只原先裝肥皂的舊箱子上。賽義德從來也沒有這樣反反覆復地思索過。他似乎聽見了自己沉思默想的聲音。孩子們常常會數說一些頂平常的詞兒做遊戲，一直數說到這些詞兒听起来都異

乎寻常，甚至于你好象根本就不认得它似的。房子，房子，房子，房子，說到第十次“房子”，那“房子”也就不知到哪里去了。桥必須炸掉。必須炸掉。必須这样做。必須这样做。

是的，当然，必須这样做。

但是那座桥，只要数說完第一遍，就会不翼而飞了。

賽义德和阿里出去了。风已經停住。他們一声不响地钻进了等候着他們的汽車。司机啥也沒問，而且也不預备人家問他什么。往北去，几公里开外就可以瞥见那座城市，人們可以感觉到它呼吸的声音。这一类城市，只有到了夜晚才洋溢着生气。风儿吹散了天空里的云朵，月亮呢，跟明信片上印出来的一样妖艳。与其說是車灯，倒不如說是月亮照亮了公路。田野里的橄欖树，在微风吹蕩下，做出种种姿态，活象从高坡上兴冲冲奔下来的頑童一样。

“这跟平时可不一样……”

“什么跟平时不一样？”阿里問道。

一陣長時間的沉寂。在这样的沉寂里，別人的思想，我們几乎可以耳聞。我們害怕打破这种沉寂，就象害怕朝那所謂“沉睡着的”水里扔石块一样。誰都清楚，水是不会沉睡的。誰都清楚，沉寂并不等于变成哑巴。在一生中的某些时候，人們通过說話来表达意思；但即使在他們沉默的时候，他們也还是說着話。冗言贅語，那是游手好閑和得天独厚的人的特权。阿里轉过身来瞧瞧他的同伴。这位同伴連阿里的姓名都还不清楚。但毕竟是一位同伴，因为他俩现

在待在一起，因为在这个充满了恶梦，也充满了希望的环境里，他俩已经被同一件工作联结在一起，并且为着这同一件工作而聚会。赛义德的侧影显得分外年轻。他的双目因为沉思而凝视着前方。就象细心制图时只需要几何一般的准确性一样，他简捷地答道：

“战争跟平时可不一样啊。”

橄榄树一直背朝着城市的那方向急驰而下。在象蛙眼一样隆起的车灯照耀下，赭红色的土地闪耀着光芒。

“这一切，都是替和平时期设置的。”

阿里没有回答。他擦去了车窗上的一层水雾。这个人准保戴过眼镜。他的一举一动总是那么小心翼翼。他有多大年纪呢？在某些紧要关头，当你和陌生人相处时，你会发出顶乏味的问題来。譬如他喜欢吃熟牛排呢，还是喜欢吃不太熟的牛排？他常去看电影吗？……赛义德以一种与其说是由于多少有些病态的热忱，不如说是出自巨大激动的姿势，抓住了邻座的胳膊，抓得那么紧，就跟招住人家差不多：

“桥梁呵，桥梁，那可不是靠几条大道理就可以修得起来的。得用机油，得用路钉修才成。空话是站不住脚的。一座桥梁所以能够屹立起来，那全得靠钢铁，得靠千万公升的血汗……”

被叫做阿里的人一语不发。

在到达贴城最近的郊区之前，路上的信号灯把他们拦住了。车灯照亮了整齐排列在狭长的白线上的路标，公路的两侧，勉强可以容纳一辆汽车通过。自动步枪的枪筒碰

着“伯奇奧”牌 203 式汽車^①，發出輕輕的敲擊聲。人們嗅到了戰爭的氣味。

三個人掏出了自己的證件。沒有什麼不合手續的地方。203 式汽車繼續向前駛去。因為證件合乎手續。因為車的前窗上畫上了紅十字記號。因為汽車極其正常地在一位醫生名下注了冊，這位醫生極其正常地出診回來，由他的助手開車，陪着他的還有一位年輕的同行。

他們到達城里時已經將近晚上八點了。按規定，戒嚴從十點鐘就要開始。街上只剩下了歐洲人和軍人。只有他們，才在突擊搜查的時候有恃無恐。

城市上空籠罩着的不只是沉寂。實際上，沉寂是並不存在的。吉普車和坦克，原也不是以沉靜而與眾不同的。不是高懸在城市的最高處，就是蜷縮在最低洼處的阿拉伯居民區，正浸沒在沉思遐想之中。霓虹燈把法國居民區照耀得燈火輝煌。酒吧間里正在玩“四百二十一”^②。可口可樂的袖珍廣告畫上，照舊畫滿了摩登女郎的胸脯和一對對一半象綿羊一樣溫順，一半象妓女一樣淫褻的眼睛。這裡，醉生夢死之徒的樂趣，真可以說應有盡有了。

照舊是沒有人指點，司機就把汽車停靠在一座現代化建築物旁邊。那座建築物底樓的一部分，由一個警察局占用着。一直沒有開口的阿里終於說道：

① 這是法國雷諾汽車工廠出產的“伯奇奧”牌汽車中最小的一種。

② 阿爾及利亞流行的一種骰子遊戲，輸者罰酒。

“无论如何，要把它炸掉。”

汽车开走的时候，他又以感伤而安静的口气接着说：

“以后，你再建造一些新的吧……”

当赛义德穿过住宅和警察局共用的遮檐的时候，一个阿拉伯籍的警察向他问好。他跟工程师挺熟。

“你好吗？”工程师问道。

“就这样儿，象您看见的一样。”

警察不仅头上戴着钢盔，手里握着自动步枪，而且腰上还系着一支左轮手枪和两颗手榴弹。过去他在城里某学校里念书的时候，是赛义德父亲的学生。

“你的脸色可不大好，”赛义德一边叫电梯，一边十分关切地说。

城里的灯，都象得了眼病似地半明半暗。赛义德从他小小的阳台上俯视着全城和城郊。一批輜重队正在朝南行进。那是一列很长的、緩慢的、黑顏色里夹着黃顏色的队伍。一会儿，輜重队被波浪起伏的地平綫吞噬了，消失了，就象在地面上行走的地下电車突然钻进了地里一样^①。往常就在这条公路上，菜农在深夜里赶来給菜市送貨。往常……不过才一年的光景吧，在现实和这个往常，这个对于街上的鉄絲网、对于戒严、对于坦克一无所知的往常之間，就截然划出了一道鴻沟。

不过是一朝一夕吧。朝夕之間，人們晚上再也不去看电影了。朝夕之間，当暮色降临的时候，人們可以感觉出来，連田野也进入了戒备的状态。朝夕之間把問題提了出来，也解决了往常并不存在的一些問題。

譬如城市高处、在山丘末端的树林子，这片树林子，它也在作战。情侶們再也不到那里去拥抱接吻了。譬如那条小河（你只要瞥见东面貧民窟脚下曲曲折折的那灣綠水就可以猜到是它），那条小河也在作战。孩子們再也不上这里来抓了蝌蚪，把它們塞进生鏽的破罐头里去了。人們在

作战，小径在作战，清溪、浮云，无一不在作战。这是一场摸不着边际、有成千上万个重心的战争。

在广阔的街心公园附近，一声激烈的爆裂的响声，打破了笼罩着城市上空的静寂。本来，衬托着这种静寂的是向南轰轰烈烈行进的輜重队，这静寂也就显得更加可怜了。警报响了，此起彼伏地响了。警报！那是处于紧急状态的城市发出的悲惨的曲调。往常，这些警笛是正午报时用的。可今天，没有哪个时辰，是不值得人们记在心上的了。

这一点，即使在夜间，在人们的期待中也可以感觉出来。可以从充满了信念的目光中感觉出来。原先正在筹备中的节庆，留下了凄零的痕迹。彩灯还没有来得及挂上。火药还没有来得及拿来做法火。它已是处于紧急状态的城市！警笛呵，你还可以继续唱你那尖声怪气的歌。天上的星辰依然是星辰。人们期待着时局也能给大自然带来一些变化。但是，一颗炸弹纵然可以爆炸，地球却依旧在旋转。一列火车纵然可以出轨，地球却依旧在旋转。一颗手榴弹纵然可以在城里某座宽阔的街心公园里爆炸，地球却依旧在旋转。宇宙这种无动于中的态度，既教人觉得泰然自若，又使人寒心。泰然自若，是因为它让我们玩味到了一种牢固的永恒。寒心，是因为这种冷静，差不多无异于一种古怪的漠不关心。

赛义德联想到了一座灯火始终辉煌的舞台，那上面的

① 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地下电车，常常有一段在地面之上行驶。

布景并没有变，而演員呢，却要驀然改扮与导演原先的設想完全不同的角色了。

不过只是一瞬間的事情呵。

战争，即使是正义的战争，也毕竟是一桩难于习惯的事情。唯有当布景本身也变得和演員扮演的新戏貼切起来的时候，这种习惯才能形成。

城里的警备車不断地在巡邏，发出了馬拉机器的那种不死不活的腔調。輜重队还在不停地向南行进。

賽义德看了一下表：十点了。露西亚不会来了：因为戒严已經开始。何况街心公园那边还发生了紛乱。因为战争的緣故，連接吻的次数也得减少了。因为战争的緣故，時間长得格外难熬了。連天上的星辰，也仿佛在战争的不眠之夜裏閉不上眼睛一样。

* * *

天在蒙蒙夜雨之中发白了。雨，为这座城市增添了秋意。东方的山巒影影綽綽，浓密的晓雾徐徐蚕食着群山。最后几只仙鶴懶洋洋地，似乎恋恋不舍地朝远方飞去。賽义德最喜爱的是秋天。

他是属于那种看来有点儿古怪的人，是艺术家和邏輯学家的結合。传奇故事的漫想固然会使他感慨万千，拖拉机散发的充满了矿油气味的詩意也能使他激动。在这一片秋景之前，在这一片故乡的秋景之前，賽义德仿佛又回到了当年，那时他还是一个急切盼望古老的学堂放学钟响的頑童。秋的柔美宛若女人的一条紗巾！恰是在这种秋色之中，美

好的梦想孕育产生；也恰是在这种秋色之中，怀旧之情在心中翻腾起伏。春天有些雄伟得过分，欠着点儿亲昵的温暖；春天好比一个暴发户，它是这样放肆，觉得非在自己的衣襟上佩上一朵鲜花不可。秋天呢，可就含蓄得多了。秋天的眼眶两侧布满了逝去的惆怅的痕迹。一群疯人的文学，给秋天涂上了一层颓废感伤的色彩。西方世界由于对于史诗的癖好和对于无病呻吟的偏嗜，把一切都搞得灰溜溜的。秋天：那是11月11日，亡人节^①；那是1942年的登陆^②……于是出现了一幅肃穆愁惨的图景，使这细致入微、饶富人情的季节，在她那充满了哀怨、柔美的景色上，披戴了一层欧式葬礼用的尸布。某种不乏虔诚的破坏狂，硬要把菊花充作死者的见证人，于是一簇簇的菊花，便被安放在死者纪念碑的周围了。

快九点钟的时候，露西亚来到了。她把几份报纸搁在小桌子上。小桌占据了这独一无二的大房间的中央部分。她脱去了被亮晶晶的雨点儿淋得湿漉漉的雨衣。赛义德也不先问个好，便依然是快快活活地问道：

“今早没课吗？”

“就只有上午有空。你高兴吗？”

当亮晶晶的小雨点儿找上门来的时候，是高兴呢还是不高兴，可就得问那人自己了……

① “亡人节”，西方习俗，是日上坟献菊，类似我国清明。

② 指1942年美、英军队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登陆。

然而，賽義德的眼神却严肃得有些沉重，他的音調也几乎是无所謂的。露西亞不安了起来：

“該沒出什么事儿吧？”

賽義德撒了个謊：

“有什么事儿好出呢？”

露西亞在城里一家頗具规模的学校里教哲学已經教了三年了。她保持着从她故乡普罗望斯带来的那种众人熟悉的口音，里面既富有詩意，而又包含着一点难以捉摸的粗野。这口音是一种健康的音乐。自从战争爆发以来，露西亞就猜度出賽義德变了样子，也只有一个女人才能够猜出这一层来。他跟她一块出去的时候减少了，甚至完全沒有了，只是更愿意在自己家里和她见面。他已經变成了这样一个人，你很难猜出，究竟是有什么事情使他煩惱呢，还是他自己在找煩惱。他生活得心神不宁，就象一个在紧綳着的、传送情話的吉他琴弦上蹦蹦跳跳、顫动不已的狂放的音符。

在室内的长沙发旁的墙壁上，悬挂着一个鑲着栗色紙边的鏡框。照片上是一座桥，賽義德正倚靠在桥的入口处。这就是賽義德的那座桥。正是这座桥要……露西亞追随着賽義德的視線，或者說，她自认为在追随着賽義德的視線。她用小女孩說話的声音小声小气地問道：

“这座桥还吃得住嗎？”

賽義德一听到这个問題，两顎就綳紧了，紧得几乎使牙齿发出格格的声音。他差不多是怒气冲冲地答道：

“怎么会吃不住！”

但露西亚毕竟没有暗示这座桥的命运将会如何（这也是有道理的），因为这座桥是赛义德生活中最大的、真正的乐趣。赛义德呢，则象是要为一桩他自己并不曾犯下的过失请罪，笨拙地抓住了少女的手。少女的两手是清凉的，相形之下，他感觉出自己在发烧。

“当然吃得住，我向你担保，这座桥，可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……”接着，他好象是在自言自语，以一种楞小伙子吹嘘自己胆大的热烈天真的口气说道：“它使公路缩短了六十公里以上。你可知道，在我们这里，六十公里有多长！那些低能的学究真使我烦死了：什么地质太松软哪，什么石块风化了哪。我是在跟一些柏油商人和碎石子商人打交道，他们一心一意要叫公路兜圈子，好捞油水。这批靠出卖阿拉伯人的血汗发财的人找到的唯一借口是：‘土壤不适合……’”

赛义德走到他的办公桌前，拿起一张报纸，只是浏览了一下大标题，好知道个大概。露西亚还站在那里瞅着那座桥。周围的景物使它显得渺小而脆弱，象是一脸敌意的两个巨人相握的手臂一样：这两个巨人，就是河的两岸。两岸虽然贴得很近，但却象是在相互挑战，两边的峭壁几乎是矗立着，一直伸向水边。赛义德倚靠着桥上的栏杆，幻想着，两眼凝视着远方。在照相机摄下他来的刹那间，他也瞥见了新的桥梁，新的公路，瞥见了被征服了的新峡谷，被驾驭了的新深渊，看到了用一座桥连结了起来、消除了对立的

新河岸，正是那橫架在河上的橋梁，強迫河的兩岸彼此有效地合作。

賽義德轉身走到了窗口，他眺望着眼前的一片景致，一邊叫露西亞去煮咖啡。

外面，雨不停地下着。雨不是在哭泣。它在歡笑，它在放懷地、錯亂地、絮絮不休地歡笑。雲，因為有着征服一切的野心，終於陷進了自己布下的圈套。它使城市和天空永遠無法會見，電台正在宣布：

“現在報告新聞……”秋雨要報告的，可只有嬉戲的愉愉……落在五色斑斕的玻璃窗上的一滴雨點仿佛是在說：我在此無病呻吟呢。四面八方，喇叭筒里傳出了毫無自信的聲音：“……政府軍冒着惡劣的氣候，按照既定目標，已將警備設施安頓就緒……”那雨滴呢，象動物的血管或一根蜷縮的毛髮一般敏感，仿佛在那裡回答：所謂文明人竟笨到這種地步，以為發明了雨傘就可以治服我……“昨天，君士坦丁爆炸了一顆當地製造的炸彈……”我是秋雨，我坦坦然然象一個吻……“十五名恐怖分子被擊斃……”我是為孩童朗讀擊拍的秋雨……我是使輪胎陷入泥淖的秋雨……“大局已為我軍控制……”往常農人總是手持犁把，盼望着我的降臨……“我方直升飛機未克起飛……”我是四處飛的秋雨，當我在一個真正的人的額角上流淌時，那是為了報答他流的血汗……“總督下車蒞臨本埠時受到歡迎……”

露西亞端着兩杯咖啡從小廚房裡走過來，賽義德朝她喊道：

“天哪，还不快把收音机关上！”

“你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啦，嗯？”露西亚忧愁而又和气地问道。

赛义德的前额上，落下了珍珠粒儿般大颗大颗的汗珠。

到处都在落雨。